

宝宁寺万峰禅师墓塔

攸县宝宁寺外景

### 碑刻里的株洲

# 一代名僧的攸县往事

访宝宁寺万峰和尚的塔志铭碑

郭亮

车在攸县的山峦沟谷间缓缓而行，过黄丰桥镇镇区，转向朝南，沿攸水而下，约5公里许，眼界顿开，原来攸江至此流入酒埠江水库。波光粼粼的水库源头，建有一座65米长的水泥大桥，长虹卧波，冈峦合抱，船只穿梭于拱桥之下，车辆奔驰于山带之中，汽笛声、喇叭声偶尔伴着寺院的钟声，时而在山谷间回应。

这里就是以盛产乌金(煤炭)闻名的乌井村，一群从水库乘船的游人登岸，和我们一道沿着盘山小道曲折向上，直抵圣寿山麓的宝宁禅寺。

宝宁寺，原名保宁寺，始建于唐天宝十年(751)，由攸县籍禅师长髯首开道场、弘扬佛法，是湖南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。由于宝宁寺介于湘赣边界的优越地理位置，一度成为佛教湖南、江西两系禅法交流中心。

宝宁寺之所以有名，除佛

法传承之外，更因大儒王夫之所撰《宝宁寺志序》而传诵士林——寺而有志本就是稀罕事，更稀罕的是，寺志之序竟出于王夫之这样的大儒笔下——考寺志，修志事在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毕，主其事者，为时任宝宁寺住持、禅宗曹洞正宗三十世祖万峰智智禅师，王夫子不但写了寺志之序，还亲自参与了寺志的纂修、校阅工作，并与时任住持万峰禅师多有诗文酬唱。

一代大儒，何以与方外之士相交莫逆?万峰禅师究竟是何等样的高僧大德，又与攸县宝宁寺有何渊源?答案便藏在宝宁寺后山左侧的万峰禅师墓塔，此系万峰禅师圆寂后的墓塔，依佛教习俗，筑为塔式，塔前有方题为“溯远流芳”的石碑，碑上刻有万峰禅师塔志铭，详尽介绍了万峰禅师的传奇生平与宝宁寺的历史。

### 顿悟

按塔志所记，万峰禅师俗姓刘，衡阳人，世家子弟出身，诞时其母梦见一长髯老僧来家，说是要来替世观世菩萨重塑金身，惊而醒来，而万峰禅师已呱呱坠地。按，长髯老僧即宝宁寺开山祖师长髯，史载其因留长须而得名。

或许是冥冥中的佛缘，幼时的万峰禅师(此时应为刘氏子)便对佛教文化显现出浓厚的兴趣，譬如不喜茹荤、见僧则喜之类。五岁入私塾，习句读，过目成诵，人皆异之，显见是枚读书种子。十二岁那年，父母要给孩子说亲事，刘氏子立志不娶，且表达了出家的心愿，父母因其出生时的那个梦，也晓得这孩子将来

大概是走上成佛之路的，乃听之任之，不再勉强。于是，年仅十二岁的刘氏子来到南岳古梅峰，断发修行，改名万峰，法号智智。

在古梅峰的那些年，万峰禅师潜心向学，“日将历代祖师语录机缘细心研索”，某一日读到神赞禅师的《蜂子投窗偈》，曰：“空门不肯出，投窗何大痴。百年钻故纸，何日出头时。”蓦的顿悟，“遂释卷参学”，先是投到西山邃谷净源禅师处参学，而后“遍历诸方，不惮险阻，不畏寒暑，不就寝枕，芒鞋穿破，死心参学”，终于参学于当时禅宗曹洞正宗二十九世百丈石洞游禅师座下，并得师囑印证，为曹洞正宗第三十世。

### 来攸

百丈石洞游禅师那里得到师囑印证后，万峰禅师回到最初出家的南岳古梅峰，参禅悟道，精进佛学，如此长达四年。后来想到，“自利而不利人，终非祖师心”，乃离开古梅峰，首开法席于龙潭寺，继弘佛法于衡阳东山。

清康熙三年(公元1664年)，42岁的万峰禅师应时任宝宁寺住持硕石禅师再三相邀，独自来到攸县，出任宝宁寺住持。其时的宝宁寺，经明清鼎革，兵燹水火，已衰败破落得不成样子。万峰禅师接手住持工作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募资重新修葺日益衰败的宝宁寺，历时十年之久，“前建关圣帝殿，中建大雄佛殿，后建藏经阁，阁左侧方丈，前侧斋堂，又前侧弹指阁，大殿侧钟鼓楼……”并皆更旧构新，据《宝宁寺志》载，万峰禅师任住持时的这次大修，共建成殿宇21座，且修复水塔、石室等宝宁寺历代祖师墓塔，其间耗资巨大，全凭周边信众捐助，由此也可以想见万峰禅师独特的人格魅力。

不止修复殿宇、墓塔，万峰禅师任宝宁寺住持期间，还募来四十八亩

常住田和十五亩香灯田，以供寺内僧众日常所需，更有寺前山后山数亩并放生池塘，亦由信众捐于寺庙，且与周边民众的山林田产隔开，“契券界址详明，毋滋砍伐，以为子孙守者”，宝宁寺也在此期间得到飞速发展，“金碧辉映于林谷间，钟樵互答于朝夕际”，其况鼎盛，“名重吴楚”。

当然，万峰禅师任宝宁寺住持期间，最值叹赏的还是主持纂修《宝宁寺志》事。康熙十一年(公元1672年)，感于长髯祖师弘法不易，寺历近千年仍法脉不绝，为正本清源，使历代祖师灯录不致于若干年后淹没，万峰禅师邀请时任攸县知县余三奇、教谕蓝应象、训导黄钟以及省内外儒学名流黎元宽、王船山(夫之)、刘友光、陈之骏等90余人，为编纂，历时十二载，成功编写出一部史上少有的寺院史志。全志约20万字，分山川殿宇、语录赞、咏景、莲社诗、序文书疏、传记遗考六卷，其中，大儒王夫之且应万峰禅师之邀，为寺志撰写序言，其书法真迹，刻印在卷首，至今仍存，被誉为“镇寺之宝”。

### 身后

尽管万峰禅师交游广泛，且身为出家人，理应与众信士多结善缘，可万峰脾性却颇似那些落魄而清高的文士，不喜与仕宦之人交游。塔志中记了件事，说当时的县令王某(非修寺志时邀请的知县余三奇)闻听万峰的大名，特派人来请去府上共研佛法，万峰婉拒，且以偈子一首作答，曰：“一溪流水音潺潺，关外白云任往还。斋黄饥食困即卧，懒将双足出禅关。”这架势、做派，很难不让人想到对人对人青白眼的阮籍。

康熙二十五年(公元1686年)四月十五日，万峰禅师忽然对身旁侍候的僧人琢域道：“我明日去了。”弟子大不解：“师父怎么就要去呢?”万峰道：“果熟蒂落，安用久留?”次日，万峰沐浴更衣，端坐在蒲团上，口占一偈，曰：“月满乾坤水满溪，我

唱还乡曲曲西。果熟枝头蒂自落，永无人间借岩栖。”而后“合掌奄然坐逝”，得年六十四岁。

自康熙三年(公元1664年)来攸县宝宁寺，至康熙二十五年(公元1686年)在寺内圆寂，万峰禅师任宝宁寺住持共二十二年，“道高门峻，从游者众”，嗣下有门人十四——禅宗弟子之外，亦有数名儒家文士——法孙、法曾孙、法玄孙百有余人，宝宁寺也在其任住持下“规范日严，机缘日盛”，左近僧俗信众，咸称其功德无量。

万峰逝后，门人将其舍利迎入墓塔供奉，并有墓塔铭曰：“巍哉墓塔，圣寿山左；前帐后屏，龙苞虎裹；群峦环抱，莲花朵朵；紫气浮云，白云开锁；儿生其中，明珠一颗。”并刻于墓塔前的石碑之上。

A3

株洲日报

22593776

2021年11月2日

星期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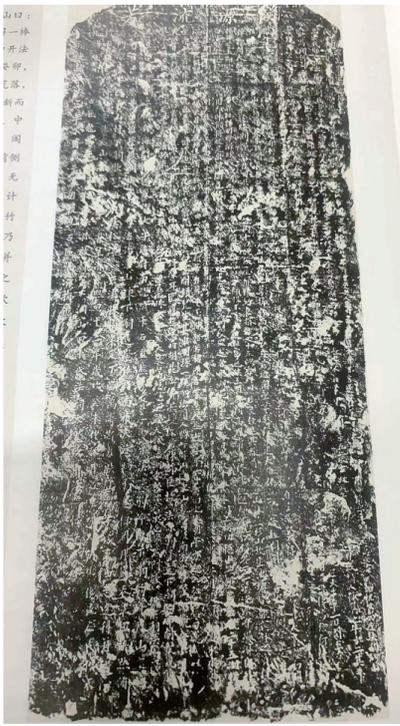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郭秀  
美术编辑:李秀  
校对:马德峰

# 神农城迹

SHENNONG CHENGJI



碑名:保宁万峰老和尚塔志铭碑  
材质:红砂岩  
规格:高162厘米、宽71厘米、厚18厘米  
年代:清  
现状:存宝宁寺



万峰老和尚塔志铭碑拓本(鲁新民 拓印)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  
yzhy83@163.com

抬头，一座云阳山。  
低头，一座茶陵城。  
山城一体，洙水环绕，这便是坐落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古岳云阳。  
是一潭7000年的沉淀，阅尽人间，浓缩天地精华。  
是一株7000年的山茶，叶落花开，释放天地精华。

株洲风物

## 古岳云阳

黄建华

### 一香一烛向天机

早在南北朝期间，云阳山就有形同庙会的宗教活动，且佛道二教并存。唐初，云阳山曾封为南岳，后因洙水湍流滩险，难行大船，不便江西、广东、福建等南方各地达官显贵朝拜，才改封衡山为南岳。至此，云阳山也就有了“古南岳”之称。

传说，南岳圣帝每年要来此山避暑，因此，农历五、七两月的最后一天子时，要举行盛大的民间“迎驾”“送驾”仪式。

许是一种气场的引力，“迎驾”之夜，几个朋友欣然相邀观光。驱车上山，离庙会还有一段距离，按山规，下车步行。

环顾四周，公路弯弯沿洙水并行，两岸山峦顺势绵延；抬头，迢迢河汉，星月朗朗，云儿在银辉下飘飞得有些缭乱。云儿，是追月？还是也赶去迎驾？

转过一弯山脚，嘈杂声扑来，一座红漆殿宇便近在眼前。广场上早已万头攒动，香烛齐燃。袅袅香火与闪闪星光相映，这般天上人间，仿佛

应了那句——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个“丁”。迎驾、送驾，当地百姓们均称“接老爷”，并借以祈福。我原以为来者多是中老年人，却恰恰相反，满目皆是年轻人。他们不去消遣时尚的夜生活，来此佛佛道道处，持香秉烛，感受一香一烛向天机的玄妙，究竟是出于信仰还是凑热闹？或是对天地的敬畏与感恩？

突然，殿宇里佛号如雷，经声如潮，袈裟如雾；道家也念念有词，起舞“踏罡”“步斗”……

迎驾时辰已到！刹那间，烟火冲天。人、佛、道一起沸腾，云阳山似乎成了一座神山。

我不由握紧手中香烛，在神山的一片星海向空中挥舞，仰起的头，不曾眨一下眼，企盼捕捉到属于天外来客的丝丝痕迹。但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阵阵风儿掠过……

风过了，烛灭了，夜已深。

星月不知何时隐去，四处一片黑寂。黑寂中，公路流动起来……



远眺云阳山

### 一佛一道伴圣贤

翌日，阳光普照。再上山，是参加当地举办的宗教节。

是节自然就有开幕式，有官方及宗教界人士讲话，只是接下来的观摩演出有点出乎意料。节目短小精悍，其中一个《太极三丰》，由道姑们表演一套太极拳。太极拳流派众多，顾名思义，此套拳法应为明初道士张三丰所创，可见道姑们的飒爽英姿，当属太极三丰的仙风道骨。另一个是古筝演奏佛教书曲《南海观音》。数架古筝簇拥一妙龄女尼，一袭飘逸的红袈裟，映衬着女尼那张清丽、脱俗的脸，弹指挥臂间，悠扬的乐曲似泉水潺潺，似莲花开放，释放出属于佛的纯净与辉煌。

佛道二教中，有许多熠熠生辉的精华，其初始的出发点是一种摆脱生死纠缠的哲学的觉悟，反映了历代教徒的生活与思想；只是一经传播，似乎离初衷越来越远，直至变成适合众生的口味。

压轴是歌舞《炎帝颂》。虽然祭祖炎黄已成为民族的盛典，但毕竟不属于宗教。可是，在云阳山不足为奇，这里除了佛道并存，主祭南岳

圣帝祝融，连孔子也有一席之地；至于炎帝，崩葬于茶乡之尾的炎陵(原属茶陵)鹿原原，当然是炎帝文化发源之地，加之民间视炎帝为“火德之神”，视祝融为“火德之神”，自然而然就把二者合而为一。渐渐地，迎送“老爷”，就是迎送炎帝，云阳山也就成了寻根谒祖的圣地。

放生池，我从一口大木缸中选中了一条小鲤鱼放生，看它一张一合的唇，想起佛家所言的尘缘，心底油然而生一缕善念，至少今日不得食鱼。

放生池附近有一泉，崖壁上有一尊观音石雕像。这云阳山实在太热闹了，让各路神仙圣贤齐聚一堂，同受一炷香，是何等宽容的宗教信仰？又是何等另类的宗教文化大融合？也许，正是这种宽容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大融合，铸就了一种精神的强悍，一种超越宗教的文化启悟和历史传承，以至这方天地的人们，听长风如歌，满足于过着泉水一样超脱、平静的日子。

再仰望观音，竟觉得那泉眼分明是观音手中的净瓶。

### 一丘一壑也风流

由多种文化元素融合的古岳云阳，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东西，那一个个人文符号、一种种历史定格，足以让它在沧桑中傲视。

中国的许多文化遗址是“贬官”文化，云阳所在的茶陵没有“贬官”，反而出任。自唐朝开科取士至清末废科举，茶陵境内有史可稽的中进士者多达127名，其中状元、榜眼、会元各2名，殿元1名；明清两朝还出了四大学士等朝廷重臣，因此有“四相文章贯两朝”的美誉，其中，明首辅大学士李东阳还是大名鼎鼎的“茶陵诗派”领袖。

小小一县之地，能出如此众多的栋梁之材，皆因自古强调“耕读传家”的任农文化，以至人文鼎盛，学风浓郁。据载，南宋至清末，茶陵共兴官办私书院38所，不仅居湖南各州县之首，还是中国南方最大的私塾图书中心，乃至村野田间都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。

书院深深深几许？

我不知道山中殿宇在千年风雨沧桑中几经破败，也不知有多少代僧侣道家含辛茹苦，在一次次摇摇欲坠中默默重建。但是，当听说在世事变迁中，殿宇反反复复由庙宇变道观，由道观变书院……且无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而世，都恪守儒家道家儒家“敦厚地方民风士习”之职，不禁由衷地感叹那种境界——曲径通幽处，禅房亦书房。

据考证，当年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时，云阳

山下某村境内有个洞，乃儒士避难之处，后称“秦人洞”。由此可见，书院便是这方群体精英的禅床——精神道场。明代诗人解缙有诗赞曰：“莫道茶陵无好景，犹闻五里读书声。”在这里，精英们默默吸纳，再迈开放达的步伐，向天下释放无限才情，以其非凡的作为，演绎出一丘一壑也风流的千古传奇。

实在不应该小觑古岳云阳！它不仅不是读书人心目中空光照耀的灵山，它位居吴头楚尾，地处三路襟喉，为兵家必争之地，亦是古岳雄关。这片高天厚土迄今保存着江南唯一一座石头城墙；刘邓夺天下，亲自上云阳山请张良；岳飞率岳家军驻此，向反军决一死战；两广总督谭延闿，国民党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从这里走出；毛泽东指示创建全国第一个工农兵红色政权，从这里出发，走向井冈山，改变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命运！还有，从这里走出的25个农家子弟，成为25位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将军……

透过这磅礴的山水人文，我仿佛触到了那种来自历史深邃的本身，因了佛、因了道、因了儒，人们用明净的心对着明净的天，一代又一代摆出同一种潇洒的姿态，这姿态是一种宇宙观——山小了，胸怀大了。

我无法概括古岳云阳，但我认同了那句预言——解读这片山水，也许能解读湖湘文化，回归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家园。